

李森林的事业就是升迁  
他是仕途的创业者

# 向上 向下

王宗坤◎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向上向下

王宗坤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 三十八



省委并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森然壁垒的，除了门口有两个全副武装站姿端正的武警之外，看上去和其他单位没有什么不同。从的士上下来，郑大鸣向门口看了看说：“我们要是这样贸然往里走，武警准把我们当成上访的给抓起来。”

乔志强说：“这个地方这么富足，不会有上访的吧！”

郑大鸣说：“那不一定，越富的地方他们知道的事越多越能找出上访的理由来。”

周秘书长似乎颇有同感，说：“大鸣说得有一定道理，要不过去的封建帝王怎么讲究愚民政策呢！”

李森林脑海中也在想这个问题，面对着威严的省委大门，他似乎考虑得更深了些，他觉得无知和迷信导致了对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使人们对权力产生了一种敬畏和神秘感，千百年来权力就依赖人们的这种神秘和敬畏在运行在驾驭。另一方面，掌握权力的群体大都攀登在权力这条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处在权力的中心或边缘，对权力本身有了种切肤之痛；权力真正让他们体会到了人间的悲喜剧；权力让他们有

了尊严、欲望、美女、金钱，也可能给他们羞辱、无奈、贫穷、残酷。人生的跌宕起伏，生活的喜怒哀乐，究其根源无一不出自权力这个变化无常的魔杖，李森林忽然意识到这也就是自己陷入其中的全部意义所在。

他们一行四人来到省委值班室，说要找省委田书记，门卫立刻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就说来自安平凤凰镇田书记的家乡，门卫认真查验了他们各自的身份证后就拿起电话往大楼里打，呜哩哇啦在电话里说了一阵就放下了电话，然后转过身很费劲地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你们稍等。等了一会儿就见值班室来了位打着花领带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他对着门卫又呜哩哇啦了一阵，然后对他们四个说，走吧！

他们四个跟着花领带先来到五楼的一间办公室，一个目光严峻的中年人坐在宽宽大大的老板台后面看文件，他们觉得应该是田书记，可又感觉有些不像，正踌躇间中年人抬起头开口说话了：“你们找田书记啊？”

这位中年人的普通话比那几位要好了许多，但是也能听出南方口音，一开口就排除了是田书记的可能，于是他们悬着的心重新放下。周秘书长说，是啊！我们是田书记老家凤凰村的。中年人说，你们找田书记有什么事吗？周秘书长说，田书记八十年代初



回凤凰村时曾经关注过村上的一个古建筑无梁殿，我们就这个情况向田书记做一下汇报。

中年人认真地听完，沉吟了一下说：“是这样，那我问问田书记是不是有时间。”然后拿起电话来把这个情况说了一下，放下电话对他们笑了笑说：“稍等一会儿吧。”时间不长电话就响了，中年人对着电话答应了一下，就转身对一直站在旁边的花领带说：“你带他们去吧！”说着就又对他们笑了笑，然后欠了一下身算是送客了。

随着花领带从大楼上下来转到后面就看到了一幢精巧细致的小楼，小楼前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的四周是整齐的玫瑰花圃；里面错落有致排放着几个灯柱；中间是一个圆形的喷泉，在广场的最前面还有一个仙女的雕塑，广场内布满了美人蕉、龙柏、白玉兰等花草，有的正在怒放，有的蕾上枝头，让人眼花缭乱。越过广场，他们四个被花领带带入了小楼前一间挂着“值班室”小牌的房间，花领带和里面的值班人员打了个招呼，就拿起了墙上的电话，而他们却坐在一长条椅上静候发落。

花领带打完电话和他们一样也坐上了长条椅静静地等。李森林看周秘书长他们一个个都一脸的严肃，知道自己也应该严肃起来，就也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但心里却给刚才见到的人定起位来，去门口接他们的



花领带顶多也就是省委办公厅里的办事员一类的角色；那个中年人好像是个办公厅里的小领导。

一会儿工夫，来了一个看起来有三十多岁，气质儒雅的男人，和花领带说了句话就开始打量他们四个，然后就开始询问：“你们谁是安平的吗？”

李森林乔志强郑大鸣都没有贸然回答，拿眼睛看周秘书长，周秘书长站起来说：“我是！”

儒雅男人说：“那你就跟我来吧！”

周秘书长看了坐在旁边的他们三个，说：“他们也是一块儿来的，都想见见田书记。”

儒雅男人笑了笑说：“有什么事一两个人就能说清了，何必去这么多人，书记那里还忙着呢！”

儒雅男人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完全没有地方口音，根本就无从知道他是哪里人。周秘书长见来人这样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朝他们三个看了看，最后眼睛定格在李森林身上，说：“小李跟我进去吧！”

他们两个跟着儒雅男人上了小楼，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儒雅男人安顿他们坐在沙发上，就推开了旁边的一个门走了进去。进去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然后用手推着门对着他们两个做出了请的姿势，他们两个会意就赶紧从沙发上坐了起来，进门后发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正对着门整面墙壁是一个大大的书架，上面摆满整齐厚重的书籍，许多书的书脊上都是



些烫金字体，看起来整个书架都闪耀着一种特殊的光泽。书架下坐着一个首长模样的人，看上去也就有个五十来岁，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在他的面前是一个大大的办公台。

他们两个明白，这应该就是田书记了，就要赶上前来和田书记握手。田书记却从办公台后站起来，对着他俩说：“你们两个就是安平的吗？坐吧！”他们两个是准备和田书记握手的，见田书记让他们坐就有些不知所措了，站在房间中央进不是退也不是，田书记见他们这样就又说：“坐吧！”他们才局促地坐在边角的沙发上。

待他们坐定了，田书记从宽大的办公台后转出来，在他们的对面坐下，儒雅男人端过来两杯茶就自动退出去了，田书记向他们微微笑了笑指着茶几上的茶杯说：“先喝点水，来到这里转来转去的一定渴了。”田书记的这句话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周秘书长说：“不渴，我们来得非常冒昧，打扰田书记了。”

田书记仍然微笑地看着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在意周秘书长那谦卑的态度，半是感叹般地说：“二十多年以前我回去了一趟，看到村里的一草一木都觉得很亲切，现在在这里见到你们好像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家乡的变化一定非常大吧？”



周秘书长说：“变化很大，这都得力于这几年中央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国有企业重新有了活力，私营经济发展非常活跃，城市建设更是日新月异，虽然跟不上咱们南方这些城市，但发展速度也非常快。”

李森林看到周秘书长像念文件一样地说出上面的这一席话，内心就有些替田书记悲哀，作为省委书记整天听部下对他讲的各种套话还不够，好不容易老家来人，以为能听听家乡话了，谁知说出来的又是这样的书面语言。官当大了有风光的一面，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怪不得过去的皇帝都称自己为孤家寡人。

“你一直在安平县工作？”周秘书长说完后，田书记沉吟了一下突然问。

周秘书长说：“我曾经在安平工作，现在我在S省委工作。”

李森林觉得该替周秘书长打打圆场了，就说：“现在是我们S省委常委秘书长。”

田书记说：“不错吗！也是副省级干部了。”

周秘书长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还讲什么级别。”

田书记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而是转向了李森林问道：“你在安平工作？”

李森林看了一下周秘书长说：“我曾在安平任县委副书记。”





田书记一听似乎有了些兴致，说：“安平凤凰村是很有讲头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我父亲讲我们村的来历，还有那个很有名气的无梁殿，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回去看到无梁殿还有个样子，但到了八十年代我再回去，无梁殿就只剩下废墟了，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困难到那个程度无梁殿反而能保留，而到八十年代老百姓日子开始好过了无梁殿反而不存在了。”

田书记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解放以后就转业到了地方，但一直没有在家乡工作过，所以对家乡难免时常流露出一种游子般的思念之情。

周秘书长见田书记一副痛惜的样子，就忙说：“这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现在正在着手让无梁殿恢复原貌。”

田书记说：“这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认识问题，钱没有了我们可以再赚，衣服穿破了我们可以再买，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呢！丢了是我们再也找不回来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对外讲中华民族是多么有智慧多么伟大！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炫耀的宝贵遗产，如果没有长城没有故宫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就不会津津乐道我们中华民族怎样怎样！所以保护好古迹不仅仅是保存有形的古建筑，更重要的是保存一种源远流



流长的血脉；保存一种永远传承的精神。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无梁殿的废墟内找到了一块倒塌的石碑，我认真看了碑文，感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在当时就很有影响力，放到今天那就更是一个奇迹了。”

李森林也被田书记的话所感染，说：“它至少有两个奇迹，殿内无梁仅有八根柱子支撑，而且支撑了八九百年；另一个就是殿内的神像，据说神像头上生出若干佛头，两臂又生出若干只手，所以里面供奉的佛也叫千手千眼佛，无梁殿因此又称千手千眼佛圣母大殿。”

田书记一听高兴起来，对李森林说：“不错！你记得非常准确，单是这个无梁殿就能给我们现代建筑学提供很多的借鉴，古人给我们人类留下了很多的宝贵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不解之谜。比如埃及的金字塔，西安的兵马俑，我们探讨这些东西，破解这些东西，就能得到很多很好的启示。”

李森林见田书记夸他就偷眼看了看旁边的周秘书长，周秘书长似乎没有在意，正以崇拜的目光看着田书记。李森林忽然觉得他们之间的状态非常的好玩儿，是一种递进的相互攀升的状态，由此他想到了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小说，名字叫《向上的台阶》，处在台阶上的人似乎都有种向上的欲望。

这时，儒雅男人进来了，对田书记说：“刚才吴



省长来电话要见您，现在叫他来吗！”说完就转身看了周秘书长和李森林。

他们两个立刻就明白了，起身向田书记告辞。田书记也不挽留，只是说有事可以给张秘书打电话，这时他们两个才知道儒雅男人姓张。

张秘书把他们两个送到楼下，周秘书长看周围没人就悄悄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张秘书的手上。张秘书先是有些吃惊，随即就开始推拒，周秘书长则硬往张秘书手里塞，这样无声的僵持了一会儿，周秘书长说：“张秘书，没有任何意思，就几条烟钱，算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觉得我不配就不要收。”

张秘书知道周秘书长有点急了，再说这样僵持下去也怕让人看见，就不再推拒，周秘书长乘机塞在张秘书的口袋里。


出来的时候周秘书长对李森林说：“做领导秘书辛苦啊！整天跟着领导鞍前马后的，对领导的很多指示还要意会，理解错了就会出大问题，这是个走钢丝的职业，所以，咱们没准备什么东西，给他几条烟钱也是人之常情。”

李森林一面应和着一面从心里佩服周秘书长的手段，除非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给田书记任何礼品他都不会在意，甚至还要受到严厉的批评，所以周秘书长不会冒这个险。秘书就不一样了，给他留个万二



八千的钱他会记住的，最重要的是秘书辛苦和领导也最知心，他们还是领导的外围，要想进入核心必须先  
从外围渗透，这正是周秘书长的高明之处。

## 三十九



第二天，那位于主任果然没有来，和于主任一块儿去接站的工作人员早早的就到了。今天他要唱主角了，见到周秘书长就自报家门，说自己是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姓刘，让大家叫他小刘就行。小刘介绍完自己，继续用很费劲的普通话解释于主任没来的原因，无非是有一个非参加不可的会，实在脱不开身之类。看来，在这一点上南北之风没有什么差别，推脱不愿参加的活动所找的借口几乎一样，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

周秘书长做出不在意的样子，说：“有你来就行了，领导事比较忙，怎么能够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小活动影响了你们的正常工作呢！”说到这里周秘书长顿了一下，看了看小刘说：“你看起来很年轻吗！不知在办公室分管什么工作？”

小刘见周秘书长这样问就使劲做了往上提的动作，艰难的转动着舌头说：“我是给领导拎包的。”

周秘书长笑了笑说：“小刘真会开玩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笑过之后就对小刘重申了此行的目的和行程安排，无非是取经学习希望对方能不吝赐教之类，在时间安排上，准备今天集中考察一天，明天就要去其他城市了。

小刘一听就拿出手机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他在门外呜哩哇啦地打电话，显然是在请示他的领导。李森林认真听了一下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心里就觉得有些不公平，北方话南方人一般都能明白，而南方人要想让你听不明白那就简单多了，南方人的精明真是无处不在。

过了好一会儿，小刘才重新进来，笑咪咪的向他们解释说，真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咱们现在走吧！见小刘这样说，他们虽然内心有不快但也不能写在脸上，因为这毕竟不是在S省。

小刘带着他们坐着昨天接他们下飞机的那辆面包车围着市区转了好一会儿，才来到接近郊外的一大片厂区。看来是一个经济开发区，所有的厂房从外面看都是白墙红瓦，非常鲜亮。

他们先来到一家中日合资企业，这是一家食品加工公司，一迈入工厂的大门，他们都呆住了，这哪里是工厂，简直就是风景宜人的花园。迎面是一个有着曲形花边的大水池，里面错落有致的小喷泉正生机勃勃



勃地喷发着银色的水条，溅出的水珠四处飞扬，恰如盛开的素色花朵。两边是绿绿的草地，那经过精心裁剪的草地，犹如一块块厚厚的地毯，整齐而清新。池后就是镶嵌着白色瓷瓦的厂房兼办公楼，在这之间是一个开阔的水泥地面的广场，广场正中央是两根挺拔的旗杆，旗杆是银色的，上面飘扬着中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广场上靠近办公楼的地方整齐地排列着几辆挂合资企业牌照的高级轿车。

来到办公楼前面，小刘就往上打电话，借着这个当口来的这几个企业家就开始发感慨。有的说，抗日战争胜利这么多年了，这些小日本还贼心不死想卷土重来？上中国这片土地上抖威风来了；有的说，这小日本鬼子是真能，把个工厂收拾得像个大花园，让我在这工作别说做老总，就是打扫卫生我都愿意，你看这院子多有看头。

不一会儿，从办公楼上下来个胖胖的中年人，小刘介绍说这是中方副总经理。没等小刘介绍，副总经理就首先赶过来和周秘书长握手，那位吕主任就赶忙跑到旁边照相，周秘书长显得更加有气度，沉稳地握着副总经理的手说：“我们是来学习的。”

李森林看着现在气宇轩昂的周秘书长，想到昨天在田书记面前的那个周秘书长，真正感到了一种角色的转换。看来人生真是个大舞台，但在这个舞台上表



演的最多的除了演员就应该是官员了，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演员是根据别人的需要来表演不同角色，而官员则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表演角色。

在这位中方副总经理的引导下他们开始上楼，一进大厅，中方经理就要求他们先换拖鞋，并解释说这是公司的规定，每个职工，每个上楼的人都要求换公司准备的拖鞋。接着又向右侧指了指说，为客人们准备的拖鞋在柜子里，每双鞋都是经过消毒的。这时，他们才注意到，正对着他们的是一个像收发室里分放信件的橱子一样的大鞋架，在鞋架的每个方格的框上都贴着一张整齐的小纸条，纸条上都写着人名，方格里面是一双双大大小小的皮鞋，有男式的也有女式的，显然那是职工们换下来的。鞋架的右侧是一个漆得油光放亮的柜子，柜子的门开着，里面有四个层板，每个层板上都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干净的拖鞋，看来那就是为他们这些所谓的考察学习的人准备的。

他们一看中方经理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也只能入乡随俗了，就纷纷来到柜子前换拖鞋，换好拖鞋他们随着中方经理来到三楼会议室。会议室非常的干净，茶几和沙发排列得非常整齐，每个茶几上只有几瓶矿泉水，没有香烟也没有水果。

他们坐好后，中方经理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印刷非常精美的材料，材料是用中日两种文字印的。李森



林看了一下材料，见上面的文字很简单，除了工厂的简单介绍之外就是产品性能的介绍，最后是用黑体字印刷的几句口号，内容无非是以企业为家之类的企业精神。

中方经理开始给他们介绍情况，还没介绍完，日方总经理就进来了。中方经理慌忙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的总经理渡边先生。中方经理那谦卑的神态使人想到抗战影片里的伪军头目们，在“太君”面前的态度。

渡边先生有四十来岁的样子，矮矮胖胖的。李森林很容易地想到影视作品上的那些日本人，眼前的这位和他们略有差异。他最初对日本人的印象来自于电影《地雷战》中，那个扒地雷扒出大便来的鬼子，他那粗粗壮壮的体形，那沮丧而无奈的神态，都给李森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眼前的这位渡边先生，似乎身材上比较接近他印象中的日本人，神态却大有差异。

中方经理介绍完渡边先生后不再继续念材料，而是用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渡边先生看。渡边先生坐在中间的沙发上，先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扫视了一圈儿，才开始讲话。他讲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首先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做了个自我介绍，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自己的迟到表示诚恳的歉意，





说完这些就站起来像模像样地给大家鞠了个躬。接着开始介绍他们企业的产品。他们的主要产品是调味品和改善饮食结构的一种新型食品。渡边先生还介绍了他为什么想到要到中国来生产这种产品，这缘于他来中国的一次访问。那次来中国访问，中国的朋友请他吃饭，这顿饭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孔子他老人家的古训，做到了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结果午饭吃了三个小时。晚上另一个中国朋友请他吃晚饭，吃饭的时间更长，从六点吃到凌晨一点。为此他在深感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之外，也对这种吃饭方法感到不能接受，就想改变这种饮食习惯，生产一种既能保证营养和口味，又能节省时间的新型食品。

最后渡边先生说了一下中国人是多么的热情，政府对他们的服务是多么的到位，对他们的政策是多么的优惠，但都说得非常的笼统，一看就是临时凑的词儿。

渡边先生介绍完，周秘书长就提出要参观参观车间。还没等渡边先生答复，那位一直盯着渡边的中方经理说，我们还没有这个先例，因为我们是生产食品的企业，一切都按照日本的管理模式，车间都是封闭式的，每个职工都有四双拖鞋，上厕所和进食堂都得穿不同的拖鞋，就是两个车间的职工因工作关系互相进对方的车间也要换鞋。

